

# 作家的襟怀与修养

■安琪

书著名。我查了一下,《易·升》:“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孔颖达疏:“若升空虚之邑也。”虚邑,空虚之邑。升虚邑,升临到空虚之邑的高处,抵达无人企及的境界。这么一琢磨,真是妙言不凡。不禁想起诗人王久辛说过的一句话,精通旧体诗的人大都学问高深。

作为一个新诗作者,我在旧体诗面前基本不敢说话,自己不会写旧体诗,不知平仄押韵,闭口方是明智选择。旧诗中经常出现的生僻字也一直在考验着你的识字能力,确实许多古字在白话文语境的当代已很少使用,它们被保存在当代人撰写的旧体诗里。譬如朱秀海先生的《升虚邑诗存续编》序文,就是用的文言文,开篇第一句“曩在上古”之“曩”,意为从前、以往,此字在日常交流中(口语、书面语)已极为少见,乍一出现在朱先生的序文里,恐怕要难倒一些人呢。朱秀海此序,历数诗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阐明了诗之要义,表达自己要在当今之世,接续诗在最初发生之时的“兴观群怨”功能,扬“黄钟大吕之声”,立“千秋万代之名”,即使才不逮,亦不妄自菲薄。

一篇序文,千余字,概述诗之历史,自述己志,朱秀海先生风骨、才情,字字可见。朱秀海非闭门书斋之文士,乃是参加过边境作战之军人。他的《升虚邑诗存续编》收录近5年来创作的诗词400余首。他的旧体诗词,意境高远,格律工整,内容丰富,既有军旅诗,也有言情诗;既有纪事诗,也有感怀诗。我印象

最深的是他写战争的诗词,有《将进酒》一首,诗中云,“太平安逸有几时,一朝闻警军撤移”,慷慨激昂中又直面现实之惨烈,“兵靴杂踏心魂裂”。历来写当下战争,读到的总是英雄不惧死的豪情,而朱先生告诉我们,在死亡面前,兵士也是会“心魂裂”的。我还特别感慨朱秀海诗中这两句,“中华存国五千载,称不朽者卒与伍”。只有亲身参加过战争的人,才能写得如此深情而复杂的《将进酒》。

一部《升虚邑诗存续编》,关注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首《哀街头》,把市井百姓的生活搬到诗里,像一部微电影。“莫问家乡一万里,携包背袱到帝京”,开篇两句,一下子写出了北漂形象;“山西烧卖安徽饼,四川麻辣福建脍”,写出了来自各省的北漂们在北京以何为生。这首叙事诗有白居易《卖炭翁》之风范,眼中所见、笔下所写,皆为黎民众生,他们在京谋生,用自己的手艺、自己的勤劳打拼出一片天地。朱秀海自言:“十年前移居京西,虽曰市廛,其实城乡接合部也。百业杂沓,流民如鲫,世相纷呈。然亦接地气,知民瘼。”读朱先生《哀街头》,我想到的是旧体诗一向秉持的“为生民请命”的传统,想到了2018年7月3日《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在京主办的“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所倡导的,“紧贴时代,有质感,有温度的诗”,真正伟大的诗人实际上都在见证自己的时代,书写自己的时代。

善用典故是旧体诗的特色之一,每个典故的注解因此成为各种知识的普及本,

这是读《升虚邑诗存续编》的额外收获。譬如《因读广州十三行旧闻忆嘉峪关之行兼及林文忠公出关事有怀》(七律九首),诗后就有8个注解让读者知晓林则徐所做的伟业。林则徐流放新疆三年,为民做实事,所绘制的《新疆边防图》为左宗棠后来收复新疆帮了大忙,这些都在注解中写得很清楚。读诗亦读史,实为幸事。

《升虚邑诗存续编》是我读到的一部高质量的当代诗人创作的旧体诗集,把作者的名字遮住,甚至会有读古代名家的感觉。朱秀海先生的旧体诗和我读过的一些顺口溜式的旧体诗不同,语感纯正。他很慎重,基本不用口语词汇。大约一种文体总有自己的文体规范,超出了这个规范就要受到规范的惩罚。朱秀海先生的《升虚邑诗存续编》即在旧体诗规范之内的写作。

读罢《升虚邑诗存续编》,我想到,一个作家的襟怀与修养是多么重要。当代诗词创作中,有些人过于追求技巧而忽略了诗本身的高度。其实,诗的高度就取决于作者的胸襟与见识。同时,一个作家还需要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只有这样才找到自己创作的“根”。朱秀海具有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所以能够以他的诗词延续着中国古典诗词之美,传承着古典诗词中的优秀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文学艺术应充分学习借鉴,以能够更加生动地书写现实生活,这或许就是《升虚邑诗存续编》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吧。

她创造了雷电天气独耳侦听三小时而没掉一字一码的技术传奇。之后,她独耳听天下,配合破译大家姬慎任屡创佳绩。长征途中,宋大雄把病危的姬慎任同自己拦腰拴在一起,同骑一匹马,让男人伏在她后背上破译密码;她把那个被医生判了死刑勒令扔下的要死之人绑在自己背上,手握一支谁敢扔人就打死的手枪,爬雪山过草地,为革命保下了这把斩敌利剑。当她发现姬慎任深爱江小点而不能破译密码时,则极力去撮合成全二人,自己却同别人结了婚。就是这个为了革命而绝对无私的女人,最终为抢救姬慎任和他的密码资料被日军飞机炸死了。塑造这个人物,展现她和姬慎任、江小点的人物关系,寄托了我对革命前辈的无限敬仰之情,也记录了我对战争文学塑造有血肉英雄的一次尝试与突破。

军事文学必须客观真实地记录革命战争的历史风云,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军旅现实生活,细腻而传神地刻画军人形象。英雄是战争文学不竭的创作源泉,刻画英雄、表现英雄、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创作长篇小说《密码破译师》时,我深深感到,我军的辉煌历史中蕴藏着无数光彩夺目的宝藏。作为军旅作家,就要具有穿透历史的眼光,发掘出历史深处灼热的火焰,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输入强大的精神与情感动力。

却不以为然而去度假时,我便悄悄用红笔在纸上画出印迹,让它和我一起流血。当读到《江永红作品集》里对孙铁锤生动的描写时,我把书放在桌上,把这些描写一一都画了出来。所以,与其说它是一张有些老旧的桌子,不如说它是伴我成长的朋友,它对别人来说可能是简简单单的存在,对我来说却意味深长。

岗哨的“书桌”呀,我虽不是你的全部,你却是我唯一。希望你如不变的军号般一直待在那里,可以陪着更多像我一样的学员读书,伴随更多像我一样的学员成长。

大美中国·流金

李海波撰

长征

第4266期



## 新书推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看了《刀尖——浙东劲旅英雄事迹纪略》(同济大学出版社)这本书,心里总有一种不得不说的冲动。

书中记述的是我入伍时那个部队前身的故事。这是一支有着光辉战斗历程和诸多英雄传奇的部队。作者林积昌曾是这支老部队的一员,也是我的老首长。从我到新兵连之初,就常常听老兵们讲他们的故事。抗美援朝时期的战斗英雄毛张苗、沈树根就是我们的师首长。在那个有着几千人的兵营大院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每当此时,都会让年轻的我们有一种敬慕之情、神奇之感。老部队不仅见证了我们的热血青春,也为我们后来的成长进步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养分。

民众对于人民军队史的了解大多来自两方面的文献:一种是由相关机构编纂的宏观军史,一种是参战将领及普通士兵的个人回忆录。前者浩瀚壮阔,却细节缺失,后者细致入微,又常常不成体系。好在近年来还有第三类文献不断出现,即有关各个具体战斗部队的小通史。这类文献犹如江河,既避免了宏观研究的过于旷荡,又避免了个人回忆录的过于消细。其中,尤以亲历者所在建制部队的事迹沿革所编写的史料为贵。而《刀尖》恰是属于第三种类型的宝贵史料。

《刀尖》所记述的这支颇具传奇色彩的部队——原20集团军60师,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浦东,组建于浙东,抗美援朝时被整编为志愿军第20军60师。这是一支由参加土地革命战争的红军带领出来的英雄部队,是承载着我军历史荣光、缔造我军今日辉煌的铁血劲旅。本书记述了这支部队的四个历史时期、十次战斗战役、十个英雄集体、十位英雄模范。这些内容彼此呼应连贯,将这支英雄部队的内在精髓毫无遗漏地刻画和提炼出来。精彩的人和事映射出我们这支伟大军队在追求解放的路上所经历的苦难,所做出的牺牲,所贡献的智慧,所创造的辉煌。

历史是天空,细节是划破天空的雄鹰。讲史,既要有宏大叙事,也要有那些生动具体、曾经在人们身边发生、传诵的鲜活故事。《刀尖》一书的重要特点,就是突破以往军事史类著作的叙事范式,围绕一个个具体战役战斗、具体人物故事,谋篇布局,连珠缀玉,使阅读者仿佛进入了日军铁蹄下的沙家浜、鲜血染红的大鱼山岛、硝烟弥漫的孟良崮、冰天雪地的大长津湖……尽管对老部队的历史熟知如我,但当浙东劲旅7197名烈士的名字密密麻麻列出时,仍感到强烈震撼。在这样一个个人物和故事中,历史与传统就立体和丰满起来、生动和亲切起来。全书始终激荡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将受众带入到真实恢宏的历史和战争图景当中,产生极强的感染力冲击力。

如果以庄严的形式重现一段历史,就得在历史细节上花很多笨功夫,这样才能重现那一时期的生活质感。林积昌主编是我的老首长,年近80岁的他为了编好这本书,在挖掘真实史料的基础上,力求让感动建立于真实的生动,让崇高树立于平凡的点滴,从而让阅读者拥有

# 追寻那身边的感动

读《刀尖》有感

■任天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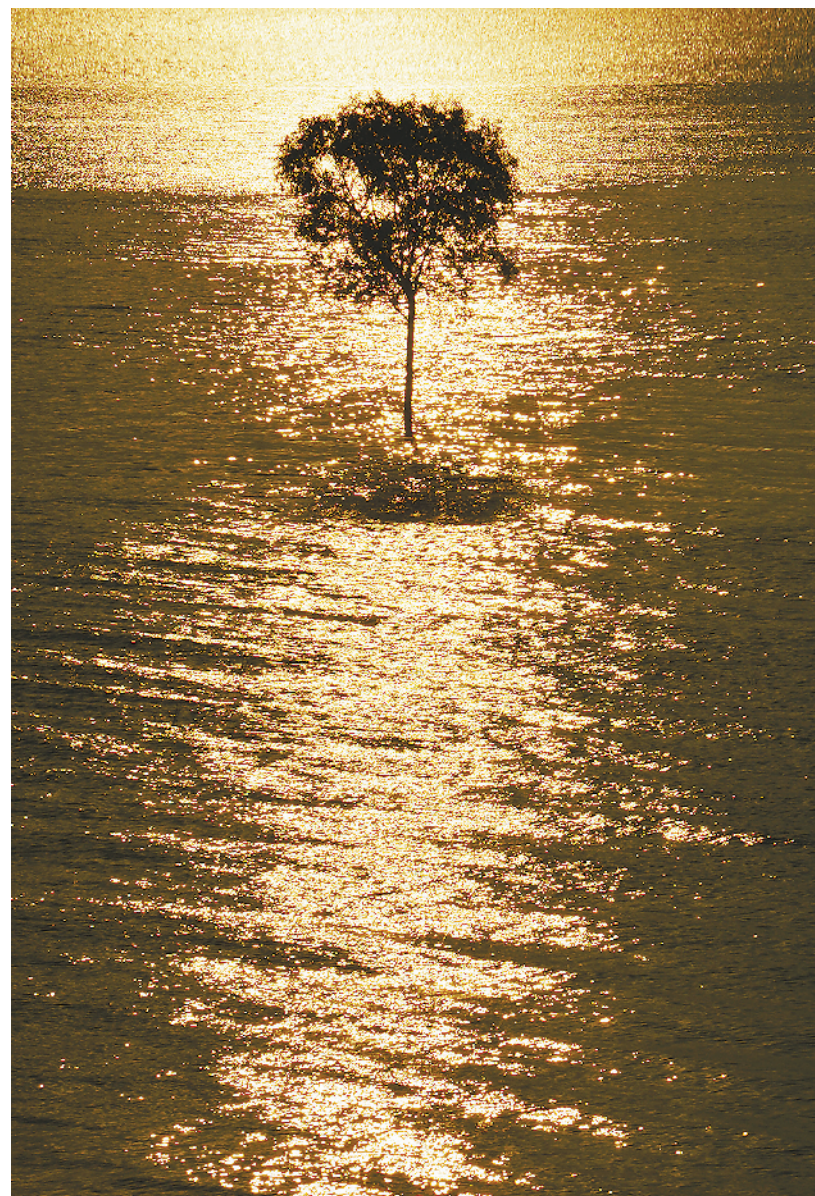
发自内心的信服,进而穿越历史的风尘,体悟到震撼人心的精神伟力。

“易代修史”“盛世修书”,是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史书不仅是浩瀚辉煌中华文明的记录载体,也使连绵不绝的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传承。为人民军队历史而书,不仅是历史的传承,也是我军优良传统的传承,其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我们为谁服务,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本倾注了作者心血的史略,与其说是一部史传,莫如说是致力于培塑革命军人历史观、价值观的成长教科书。

在新时代,中国军人面临着理想信念的严峻考验。当那一天来临,我们该如何像英雄先辈一样忠于信仰、勇于奉献,既经得起战火淬炼,也经得起诱惑挑战?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您的英名将定会刻上纪念碑,定会为人民歌颂,定会在人民的世界里——永垂不朽!”这是杨立范烈士祭文中的一段话。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想作者初衷也绝不限于单纯让人们熟悉和记住这段历史,而是着眼于塑造格局、铸造信仰,其根本夙愿是把新一代革命军人潜在的创造力召唤到战场上来,共同实现强国兴军的伟大梦想。

在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大潮中,老部队也有了新的归属。然而作者用这本纪略告诉我们,体系重塑、军魂永在,八一军旗飘扬在哪里,老兵的精神家园就在哪里。在岁月光影的磨砺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的智慧汗水早已凝结和演变成一种精神传承,必将继续给今人和后来者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梦想伟力。



# 发掘历史深处的火焰

■余之言

与战争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一次艺术性渲染与叙述。

小说以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为宏大背景,讲述了我军密码破译人员破解战争秘密的故事,展现了特殊职业、特殊斗争的独特魅力。小说凭借密码破译人员对党绝对忠诚、甘当无名英雄的信念及其卓越的军事作为,验证了一个真理:战争即秘密,谋成在破解。谁技高一筹,先人一步,尽其多地破解战争秘密,谁就先机在手,胜券在握。

在小说里,我塑造了几个典型形象。一个是叫姬慎任的密码破译大家。他掌握敌军各类军事政治术语、各类公文格式。他更是一个战略家,对国民党上层军情将意、战略考虑、军事思想、作战规律、近远期目标等,都有一个透彻的研究和掌握。对战争态势、战场走势,都有基本判断和较为准确的预测。在小说里的记叙中,姬慎任在弹片横飞的堑壕里,在急行军的架桥上,在奄奄一息的时光里,甚至在睡梦里,每时每刻都在破译密码。他臀部被削掉

碗口大一块肉,趴在石头上,医生给他包扎时还在翻着密码资料搞破译。他利用破译的密码实施无线电欺骗,从而使一支红军部队死里逃生。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个在战火中大放异彩的我军密码破译人员的艺术形象。

第二个人物是女破译员江小点。她是个国民党潜伏特务。那时,我军屡破敌军密码,国民党军无以应对,就派出了密码专家、高级特务江小点,颇费周折地打入了我军密码破译队伍。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逐渐成长为破译大家,暗自左右破译工作,使我军破译人员不破或少破译对方密码。然而,共产党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在这里,江小点看到了与自己阵营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最终,她选择了弃暗投明。

第三个人物是女侦听员宋大雄。起初,小说提纲里并没有这个人物。在创作过程中是她自己蹦出来的,却成了我多次为她痛哭流涕的人物。这个人侦听敌台的技术出神入化。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雨夜,她右耳道被雷电击穿。

# 岗哨的“书桌”

■周江川

感觉一天到晚有做不完的事,而少得可怜的那一点点自由时间还不能保证宿舍是安静的。在我过去的人生里,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安静环境下安静的自己。所以我喜欢往图书馆跑,往教室跑,确切地说是往安静的地方跑。但在所有安静的地方当中,到别的地方是我个人的意愿,而到岗哨的书桌前坐岗则是组织的安排,部队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显然后者追求安静的理由更结实更正当,这样也便少了脱离集体单独行动的名声。

来到桌前,我并不能像许多人那样一下能读很多的书,其实我在这“书桌”上读的书,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有《简·爱》《了不起的盖茨比》《四世同堂》《万历十五年》和《江永红作品集》,除此之外便是《解放军报》和《参考消息》了。然而,比读多少本书更关键的是它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的读书方式,让我不再仅仅是像原来的时候只是读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而是沉下心来完整地上几部作品,并沉浸其中有所思考。它改变了我读书写作方式。记得英国一位名叫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女性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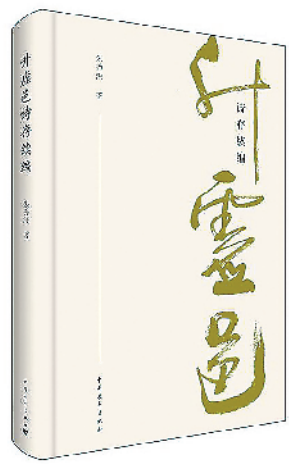
论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想要学会写作,首先要拥有一个独立的房间。”而我认为这个房间就是摆在岗哨的这个“书桌”,我在它上面写出了我发表的第一篇稿件。在我看来,我的梦便就在这岗哨的“书桌”里,它是温暖的港湾,是孕育我思想的巢。

如今的“书桌”远看还说得过去,近看便只剩下它经历的雨雪风霜了。桌底开裂,桌角也少了一块,桌面上有深深浅浅的划痕,还有不同的水杯烫成的大小小深深浅浅的白圈儿。漆面的颜色肯定是变浅了,每到晚上开灯的时候就会泛白光。

在我军校生活的四年里,我的梦想、快乐和忧愁,读书的每一点心得都在这桌上。当读到《万历十五年》中一位皇帝与五位大臣的遭遇时,我替这几个人感到惋惜的同时感叹当年明朝的症结已无可逆转,瞅着它发呆了很久。当读到《四世同堂》里日本投降时小羊圈胡同重现喜庆的时候,我告诉它那不压正,做人要坦坦荡荡。当读到《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盖茨比顶替他所爱的人而死,他的爱人

## 书与人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走进“小众书坊”,参加《升虚邑诗存续编》(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分享暨吟诵会,深为军旅作家朱秀海扎实深厚的国学修养所打动。该书作者朱秀海,当代作家、编剧,1954年8月生于河南鹿邑。著有长篇小说《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会》等,是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国歌嘹亮》的编剧。翻读朱秀海简介,创作硕果累累,且文体涉及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旧体诗词。此前已出版有《升虚邑诗存》,今日这本为续编。

据朱秀海自述,“升虚邑”为他的

## 作家与作品

土壤丰厚,方结硕果

我历经多年创作打磨的长篇小说《密码破译师》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此前,我查阅、收集了大量史料,了解了一个事实:革命战争年代,在共产党的队伍里,隐藏着一支电台侦察和密码破译队伍。这支队伍依靠侦听敌军电台讯号,破译敌军密码电报,获取敌军核心内幕情报。这几乎成了长征中红军唯一的情报来源。被毛主席誉为“长征中走夜路的灯笼”。写战争文学,若不反映这个特殊的群体,将是有所缺憾的。于是,我决定借用部分解密史料,以军事情报学的视角和小说文学形式,通过揭示密码破译这一军事职业的使命特性,对情报要素在革命战争中所发挥作用的直接性,以及对情报策略

##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上军校的时候,我们学员队的学员要坐岗,频繁的时候一周能轮上好几哨,运气好也要在传达室呆上个几小时。秋去春来,寒来暑往,主哨副哨,白岗夜岗,和我搭班坐岗的人换了一轮又一轮,而始终不变的只有那张岗哨的“书桌”,它一动不动,任凭四季轮回人来人往,却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我的军旅人生,让我回味无穷。

听警卫连的班长说,这个课桌1995年就放在学院的传达室了,如果从它放在传达室那天起算它“入伍”,它的兵龄少说也有20年,绝对算得上是个老兵了。有多少战友曾在这桌上读书看报,有多少战友在这桌上思考人生,又有多少战友经过这张桌子登记进入学院的校园。

于我来说,之所以称它为“书桌”,也是缘于它对我的影响。当年的我,平时总